

斯 大 林
與英國作家
威爾斯的談話



斯 大 林

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斯 大 林

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

劉 光 譯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25,001—35,000 一九五二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劉 光譯 曹葆華校

СТАЛИН
БЕСЕДА С АНГЛИЙСКИМ
ПИСАТЕЛЕМ Г. Д. УЭЛЛСОМ

出版者說明

這是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與英國的小說家、歷史著作家、科學著作家威爾斯（一八六六——一九四六年）的談話，曾編入一九三四年聯共（布）中央黨出版局印行的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斯大林在這篇談話裏批評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種種錯誤的偏見，這類偏見在我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中也還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學習這個談話，對於我國知識界特別是高等學校教師、科學家、技術專家們的思想改造運動，很有益處。

這篇談話詳細地說到資產階級的本質。在我國，因為工人階級已經取得了政權的領導地位，接受工人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在歷史上的作用和這篇談話中所指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可以有很大不同。關於我國資產階級的將來，毛澤東同志說：

「只要人們在革命戰爭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貢獻，又在今後多年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有所貢獻，等到將來實行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人民是不會把他們忘記的，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詞）

威爾斯：斯大林先生，這次承您接見，我是很感謝的。不久以前我在美國與羅斯福總統有過一次長時間的談話，想弄明白他的領導思想究竟是什麼。現在我到貴國來，是想仔細請問您：您現在如何着手改變世界……

斯大林：不要這樣推崇吧。

威爾斯：我有時候遊歷全世界，作爲一個普通人來看我周圍所進行的事情。

斯大林：像您這樣的大活動家，並不是「普通人」。當然，只有歷史才能表明某一大活動家是多麼重要，但是無論如何您並不是作爲一個「普通人」來看世界的。

威爾斯：我不是故意謙遜。我是指我竭力用普通人底眼光而非用政黨的政治家或負責的國家當局底眼光來看世界。我這次在美國的旅行，給了我強烈的印象。舊的財

政界崩潰了，全國的經濟生活以新的方式在改造着。列寧當時曾經說過：要『學習做生意』，要向資本家學習這一點。現在資本家應當向你們學習社會主義底精神。我以為：在美國，問題是在於進行深刻的改造，是在於建立計劃經濟，即社會主義經濟。您和羅斯福是從兩個不同的起點出發的。但是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有沒有思想上的聯系、思想上的血緣關係呢？例如，我在華盛頓曾經看到這裏所進行的事情：擴大管理機關，建立許多新的國家調整機關，組織無所不包的社會服務。像在貴國一樣，那裏所缺乏的也是領導的本領。

斯大林：美國的目的是與我們蘇聯的目的不同的。美國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從經濟紊亂、經濟危機的基礎上產生的。美國人希望不改變經濟基礎，而在私人資本主義活動底基礎上擺脫危機。他們力求把現存的經濟體系所招致的破壞和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在我們國家裏，您知道，代替破壞不堪的舊的經濟基礎，建立起了完全不同的新的經濟基礎。即使您所說的那些美國人部分地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即把這種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可是在這種場合下他們也沒有消滅現存資本主義體系所固有的無政府狀態底根源。他們還保存着那一定要導向而且不能不導向生產上的無政府狀態的經濟制

度。因此，就是在最好的場合下也談不到改造社會，談不到消滅那產生無政府狀態和危機的舊社會制度，而只能談到限制舊社會制度底個別壞的方面，限制舊社會制度底個別極端的表現。這些美國人主觀上也許認為他們是在改造社會，但是客觀上現今的社會基礎在他們那裏還是保存着的。所以，客觀上是不會有社會底任何改造的。

計劃經濟也是不會有的。什麼是計劃經濟呢，它有一些什麼特徵呢？計劃經濟是力求消滅失業現象。我們且假定：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方面可以做到把失業現象減少到某種最低限度。但是不論哪一個資本家從來不會而且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完全消滅失業現象，消滅失業後備軍，因為失業後備軍底使命就是壓制勞動市場，保證工資低廉的勞動人手。您看，這已經是資產階級社會『計劃經濟』中的一個破綻。其次，計劃經濟是以加強其生產品爲人民羣衆所特別需要的工業部門底生產爲前提。可是您知道，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底擴大是依據完全不同的動機來進行的，哪一個經濟部門底利潤率最大，資本就奔向哪一個經濟部門。您決不能迫使資本家讓自己遭受損失，同意較低的利潤率，以便滿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從資本家下面解放出來，如果不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原則，那末您就不能建立計劃經濟。

威爾斯：您所說的話有好多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着重指出：如果整個國家採用計劃經濟原則，如果政府逐漸一步步地開始徹底實行這個原則，那末歸根到底財政寡頭制就會消滅，盎格魯撒克遜人所意味的社會主義就會建立起來。羅斯福底『新政』口號具有巨大的效果，而且據我看來，它們是社會主義的口號。我覺得與其強調兩個世界的對抗，倒不如在當前環境下力求確立一切建設力量間的共同理解。

斯大林：當我說到在保存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下不可能實現計劃經濟原則時，我絲毫不想以此貶抑羅斯福底卓越的個人品質——他的主動、勇敢和堅決。毫無疑問，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首領中間，羅斯福是最強有力的一個人物。所以，我想再着重指出：我對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可能實行計劃經濟的信念，並不是意味着我對於羅斯福總統個人的能力、才幹和勇敢精神的懷疑。但是一個最有才幹的司令官，如果環境對他不利的话，他就不能達到您所說的目的。當然，在理論上並不排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可以逐漸一步步地走向您叫做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主義的目的。但這種『社會主義』是意味着什麼呢？在最好的場合下也不過意味着對資本主義利潤底最不可抑制的個別代表者的若干抑制，對國民經濟調整原則的若干增強而已。所有這一切

都是很好的。但是只要羅斯福或現代資產階級世界底任何其他首領採取稍微認真的辦法來反對資本主義底基礎，那末他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完全的失敗。要知道銀行不在羅斯福手中，工業不在他手中，大企業、大經濟不在他手中。要知道所有這一切都是私有財產。無論是鐵路也好，商船也好，都是握在私有主手中。最後，大批熟練勞動的隊伍、工程師和技師，他們也都不在羅斯福手中，而是在私有主手中，他們都是爲私有主而工作。不可忘記國家在資產階級世界中的機能。這是一個組織國防、維持「秩序」、徵收稅捐的機關。真正的經濟是很少與資本主義國家有關係的，它並不在資本主義國家手中。相反地，國家是握在資本主義經濟手中。因此，不管羅斯福的精力和能力如何之大，我想恐怕他是不會達到您所說的目的的，要是他真有這個目的的話。也許經過幾代以後可以略微接近於這個目的，但我個人認爲這是很少可能的。

威爾斯：也許我比您更相信政治底經濟說明。由於各種發明和現代科學，人們發動了巨大的力量，這些巨大力量導向優良的組織，導向人類集體優良的工作，即導向社會主義。不管社會理論如何，把個人行動加以組織和調整，已成爲絕對必要的了。如果從國家監督銀行開始，然後進而監督運輸，監督重工業，監督一般工業，監督商

業等等，那末這種無所不包的監督就等於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國家所有制了。這也就是社會主義化底過程。要知道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並不是像黑與白這樣相反的東西。它們之間有着許多中間階段。有與土匪行動相近的個人主義，也有與社會主義相等的紀律性和組織性。計劃經濟底實現大半要以經濟組織者、以熟練技術知識分子爲轉移，而這種知識分子是可以一步步地爭取到社會主義組織原則方面來的。這是最主要的。因爲首先是組織，然後才是社會主義。組織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沒有組織，社會主義思想也就只是思想而已。

斯大林：個人和集體之間、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是沒有而且也不應當有不可調和的對立的。不應當有這種對立，因爲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個人利益，而是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社會主義是不能撇開個人利益的。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給這種個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滿足。此外，社會主義是保護個人利益的唯一牢固的保證。在這個意義下『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是沒有不可調和的對立的。但是難道能否認階級之間的對立，有產階級、資本家階級與勞動階級、無產者階級之間的對立嗎？一方面是有產者階級，他們握有着銀行、工廠、礦山、運輸、殖民地種植

圖。這些人除了自己的利益、自己追求利潤的慾望以外，什麼都是看不見的。他們不服從集體底意志，他們力求使任何集體都服從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是窮人階級、被剝削者階級，他們沒有工廠，沒有銀行，他們不得不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爲生，他們被剝奪了滿足自己最起碼的需要的可能性。這些互相對立的利益和慾望，怎樣能調和起來呢？據我所知道的，羅斯福並沒有找到調和這些利益的途徑。經驗告訴我們：這也是不可能的。您對於美國狀況比我知道得清楚些，因爲我沒有去過美國，主要是根據書報來探究美國情形。但是關於爲社會主義而鬥爭，我却有一點兒經驗，這種經驗告訴我：如果羅斯福企圖犧牲資本家階級底利益來真正滿足無產者階級底利益，那末資本家階級就會拿別的總統來代替他。資本家們會說：總統是一去一來的，而我們資本家是始終不變的；如果某一總統不能保衛我們的利益，我們就另換一個來。總統能拿什麼來反抗資本家階級底意志呢？

威爾斯：我反對這種把人類簡單分爲窮人和富人的方法。當然，有事以營利爲目的的一類人。但是這些人難道不像在這裏一樣被認爲是障礙物嗎？有一些人不是以營利爲目的，他們擁有若干金錢，希望投資，由此獲得利潤，但並不認爲這是自己活動

底目的，——這種人難道在西方很少嗎？這些人把投資看作一種不適意的必要。有一些有才幹的和忠心耿耿的工程師、經濟組織者，他們的活動不是被營利而是被其他刺激所推動，——這種工程師、經濟組織者難道很少嗎？據我看來，有一個爲數衆多的簡直能幹的人們的階級，他們意識到現存制度底不能令人滿意，他們負有使命——在將來社會主義社會裏起巨大的作用。近幾年來，關於必須在廣大的工程師界、飛機師界和軍事技術界等等宣傳社會主義和世界大同主義思想，我已作了許多，想了許多。以直綫式的階級鬥爭宣傳去接近這些人，就是無的放矢。這些人懂得這個變爲血泊的世界是處在怎樣的狀態中，但是他們認爲你們的階級鬥爭底原始對抗是毫無意義的。

斯大林：您反對把人類簡單分爲富人和窮人的方法。當然，有中間階層，也有您所說的技術知識分子，在這種知識分子中間有很好很誠實的人。在這種知識分子中間也有不誠實的很壞的人。什麼人都是有的。但是人類社會首先是分爲富人和窮人、有產者與被剝削者，撇開這個基本的劃分，撇開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矛盾，就是撇開基本事實。我不否認中間階層底存在，這些中間階層不是站在這兩個互相鬥爭的階級中的一個階級方面，便是在這一鬥爭中採取中立的或半中立的立場。但是，我重說一遍：

撇開社會底這一基本劃分和兩大基本階級間的這一基本鬥爭，就是抹煞事實。這一鬥爭正在進行着，而且將進行下去。這一鬥爭底結果是決定於無產者階級、勞動者階級。

威爾斯：但是那些勞動的和勞動率很高的非貧窮的人們難道很少嗎？

斯大林：當然也有小土地佔有者、手工業者、小商人，但決定全國命運的並不是這些人，而是生產社會一切必需品的勞動羣衆。

威爾斯：但是要知道有各種各樣的資本家。有唯利是圖的資本家，也有甘願犧牲的資本家。例如，老摩根，他就是唯利是圖，他簡直是社會上的寄生蟲，他只是把財富積聚在自己手中。可是我們再把洛克斐勒來看一看：他是出色的組織者，他是組織煤油推銷的模範，值得仿效的榜樣。或者再把福特看一看：當然，福特是很狡猾的，是自私自利的；但他不是你們正向之學習的熱烈的生產合理化組織者嗎？——我要着重指出：最近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裏社會輿論對於蘇聯已經發生了嚴重的轉變。其原因首先就是日本底態度和德國的事件。但是也有不單從國際政治而發生的其他一些原因。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原因：廣大的各界人民認識了以私人營利爲基礎的體系正在瓦

解着。在這些條件下，我以爲不應該特別強調兩個世界間的對抗，而應該竭力把一切建設運動、一切建設力量盡可能地結合起來。我覺得我比您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認爲世界已經接近於舊制度死亡的日子了。

斯大林：當我說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時，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們都是一無所能的最末流的人。他們中間有好多無疑是具有很大的組織能力的，這一點我也並不想否認。我們蘇維埃人向資本家學習很多。您給以這種否定的描述的摩爾根，的確也是優秀的能幹的組織者。但是，如果您說到準備改造世界的人們，那末，在以信仰和真理服務於營利事業的人們中間，當然是找不到他們的。我們和這種服務的人是站在對立的兩極上。您說到福特。當然，他是能幹的生產組織者。可是難道您不知道他對工人階級的態度嗎？難道您不知道他把多少工人無謂地拋擲到街頭嗎？資本家是和利潤血肉相連的，沒有任何力量能把他和利潤分開。資本主義將被工人階級所消滅，而不是被生產『組織者』、不是被技術知識分子所消滅，因爲這一階層不能起獨立的作用。要知道工程師、生產組織者並不是按照自己所願望的那樣去工作，而是按照別人所命令他的、按照主人底利益所指令的那樣去工作。當然也有例外，這個階層中間也有擺

脫了資本主義麻醉劑的人。技術知識分子在一定的條件下能創造『奇蹟』，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但是他們也能帶來巨大的害處。我們蘇維埃人對於技術知識分子有自己不少的經驗。十月革命以後，某一部分的技術知識分子不願意參加新社會底建設，反對這一建設，對這一建設怠工。我們曾經多方努力把技術知識分子吸引到這一建設中來，用一切方法去接近他們。經過不少的時間，我們的技術知識分子才走上了積極幫助新制度的道路。今天，他們優秀的一部分已站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底最前列了。我們既然有了這一經驗，便不過低估計技術知識分子底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而且我們知道，他們既能爲非作惡，又能創造『奇蹟』。當然，如果能一下使技術知識分子在精神上脫離資本主義世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這是空想。難道從技術知識分子中間可以找到很多決心跟資產階級世界決裂而獻身於社會改造事業的人嗎？據您看來，比方在英國和法國，這種人是很多的嗎？不，願意與自己的主人決裂而着手改造世界的人是很少的呀！

此外，要改造世界，就應該有政權，這一點難道可以忽視嗎？威爾斯先生，我覺得您完全是過低估計政權問題，它根本不在您的概念之內。要知道即使存心極好的